



西藏佛教發展史

鄭金德

一、西藏佛教的印度背景

西元第四世紀時，婆羅門教和梵文文學復興，佛教也受到影響，醞釀著重大的變化；此時大乘佛教盛行，大乘佛教又分為顯教（Exoteric School）和密教（Esoteric School）兩大派別。顯教中還有兩大主流：龍樹的中觀思想，以俗有真空為要義；無著的瑜伽思想，以三界唯心為其要義。至於密教，則發揮感情信仰，禮佛稱名，加持祈禱，專靠信心與諸佛攝受而期涅槃。密教的淵源很古，出自吠陀時代的火咒術、婆羅門的加持祈禱以及民間的信仰儀式。西元第五世紀前葉，中國留學印度僧人法顯在印度見到佛教寺院仍然很普遍盛行，但佛教與印度教却有融成一爐的過程在演變著，好像佛教似乎可以看做印度教的支派而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宗教。第七世紀時，中國旅印學者玄奘以及義淨的報導指出，佛教已在走下坡路了。如很多大寺院甚至佛教聖地所在地，已呈現著荒廢的現象，僧人腐化，崇尚迷信和崇拜非佛教儀式。此時佛教的堡壘轉移到比哈爾（Bihar）和孟加拉（Bengal）——在印度東北部。在比哈爾的那爛陀佛教寺院（大學）（Buddhist Monastery of Nalanda）是全印佛教中心，學生有來自中國和爪哇者。更有超戒寺院（大學）（Vikramasila）位在那爛陀寺之北，規模宏偉，主要宏揚密乘，顯教為次。東印度的佛教一直持續到西元十二世紀，主要靠波羅王朝（Pala Dynasty, 750 - 1000）之助。從此地，佛教於第八世紀時傳入尼泊爾（Nepal）和西藏（Tibet）。

此時的佛教和阿育王時代的佛教顯然不一樣了，小乘佛教幾乎消失於印度東北，只有大乘佛教和一種佛教的新支派或獨立學派的金剛乘（Vajrayana or The Vehicle of the Thunderbolt）應運而生。他們相信利用這種超人的宗教力量，才是即身成佛的捷徑。但此時的信仰者（下層階級），並不太受上層階級的擁護，所以經過一段時期以後，才獲得中層和上層階級的認同。第七世紀時，金剛乘佛教或秘教（Esoteric Buddhism or Tantra）已充分制度化了。

秘教強調神秘象徵儀式的活動（Sacramental action）以便去除無明而達到解脫之境界，它不太注重理論的推敲。這神秘象徵儀式強調口（speech）、身（body）、意（mind）的動作組合，加上阿闍黎即老師（Aciarya or guru）的儀式指導，才能實現神秘力量。實踐這種秘教儀式，主要是以師徒相傳，不靠文字來記載。

秘教的主要特徵在於咒術的組織化與神秘主義。咒術是運用神秘的手段加持（把如來加於自己，並把這種神秘的力量加以同化）、祈禱，以達成願望的方法。神秘主義是把絕對的實體與自己內心結合，即直接把握住神的意思。

口唸咒文（Mantras）如藏語的「唵嘛呢叭咪吽」（Om Mani padme hum）六字真言，意即「手持蓮花和珠寶」。秘教認為咒語唸得對，則對驅魔、降雨，甚至能成就佛位（佛的地位）。身、手、指的動作（Mudras），按秘教的解釋是禮拜者的願望能與特殊的神祇取得交通。

灌頂儀式 (abhisketa or entry into mandala or rystic circle) 是在阿闍黎指導下，專念歸依，禮拜曼荼羅 (mandala)，所謂曼荼羅就是諸佛存在的國土的象徵表現。這樣會把自己心中所有的宿善，揭開出來，諸佛與菩薩均能讚嘆，並為之加持保護。

秘教有兩個主要的分支：右道密教 (The Right Hand Trinitism)，即傳到中國、日本的眞言乘 (Mantrayana) 亦稱純密，乃是依據大日經 (Mahavairocana sutra) 和金剛頂經 (Rita-sangraha or Diamond Head) 二經的密教。左道密教 (The Left Hand Tantrism) 這種性瑜伽 (sex - yoga) 的修行法——瑜伽 (Yoga) 連結於性的快樂。在右道密教的教義中，是以智慧 (Wisdom) 和方便 (upaya) 為其教義，但在左道密教的教義中，以智慧具有靜的性質，故為女性；方便具有動的性質，故為男性；男女性交，用瑜伽來表現，這樣左道的瑜伽便與性行為相一致了。但按左道密教的解釋是：

(1) 外在世界及所有現象都由心所造成的虛幻，當禪定時，一個人所認知的世界皆空，此時心境並沒有男女兩性，道德、非道德、好壞之分。

(2) 任何行動均由背後的動機所支持，若性瑜伽的動機志在悟道與解脫，則其動機本身不能判定為不道德，又菩薩的動機於性交行為是高貴的和道德的。無論如何，這種左道密教被斥為敗壞佛教的。

佛教在伊斯蘭教 (Muslim or Islamism) 於西元十二世紀末葉，入侵印度後，才被滅亡的。伊斯蘭教徒破壞了超戒寺 (Uikramsila) 等大寺院，僧侶大都逃難於西藏，尼泊爾，一部份則向南印度亡命。以後西藏的寺院大學深深地受到超戒寺院傳說佛教教學的影響，而名師帶來了大量的典籍，更豐富了西藏佛教的經典。傳統上，西藏佛教是受印度佛教所影響的。

二、本教與西藏佛教的關係

本教 (Bon - po) 是西藏地區的原始宗教。初民對於天地山水，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變化和存在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感

；對於天災、瘟疫及風雨雷電的現象更不可理解；敬畏和崇拜的心理就是這樣來的。

1. 本教的宇宙觀

佛教雖然於西元第七世紀傳入西藏，當時僅在王室宮庭內部和個別的貴族家庭中醞釀而已，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宗教乃是原始的民間宗教——本教。本教把宇宙分成三個境界：天神位在最高，天上住着天神六弟兄和他們的眷屬，最崇高的天神叫什巴 (Srid - pa)。中間一層為人類所居住着，人間的統治者稱贊普 (bisan - po) 是天神的兒子，受天神之委託，來統治人間，備受子民的尊敬。而地下與地表這一層住着各式各樣的精靈 (spirits)、龍、魔鬼等用來守護地下的資源和財富。它們跟人類的關係非常密切，能影响到人類的吉凶福禍，人們千萬不能得罪它們，否則人們便要受到疾病、災害的懲罰。

本教的先知們如賢饒米保 (gshen - rab - mi - po) 既能上通天神，下使精靈魔鬼，成為人們生活在世上的指導者和保護者。尤其人們生活各方面如婚姻、喪葬、疾病、漁獵、遊牧，農耕，甚至打仗、會盟，都得請本教教師來主持宗教儀式；連西藏王朝大事，像國王的安葬建陵，新國王的繼位主政，也都由本教總教師來參決。藏文史書「布頓教史」、「王統世系明鑒」都一致認為自聶墀贊普 (gna - khri - bisan - po) 到拉托托日年贊 (lha - tho - ri - gnyan - bisan) 之間的二十多代，都由本教教師主持國政。

2. 本教與佛教的衝突

本教是西藏本土宗教，勢力雄厚，有群眾基礎。當其力量逐漸膨脹的時候，則對王室的統治權力便構成威脅。本教中的最大巫師稱為骨本 (Sku - bon)，照例由幾家老貴族的子弟世襲擔任，而這些老貴族又跟王室通婚，形成特殊地位；國王却以神的意志出面，支持老貴族，打擊其他王室。當然王室也心想把教權 (神權) 奪回自己手中。所以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，一傳到西藏後，西藏王室勢力和擁護王室的人們便憧憬着一線希望的曙光，立即表示歡迎。

西元第七世紀中葉以後到第八世紀初期，雖有佛教僧侶進入西藏，帶來佛像及一些梵文、漢文、西域文的佛經。在王室羞怯地展開活動的開始時，僅蓋了幾座小神殿（供養神像），沒有僧伽團體，也沒有誦經，傳教等活動。本教教徒，對於外來的宗教抱着警惕與觀望的態度，不安地注視事態的發展。但當某種天災降臨時，本教立即指責這是外來的異教（佛教）招致的禍害。佛教因為沒有群眾基礎，勢單力薄，王室也抵擋不住本教的壓力，這就是佛教初期在西藏發展甚為緩慢的因素。

3. 本教與佛教的結合

佛教在王室的鼓勵下，採取另一種生存（適應）方式，即佛教西藏化運動（採借本教的宗教儀式），使佛教根植於西藏。這個運動的推展者是西藏人視為智勇雙全的英雄人物蓮華生（Padmasambhava）大師。相傳蓮華生的本領很大，能降妖捉怪，本領通天。他把西藏的十二個地方神宣佈為佛教的護法神，其他的山神、水神、湖神等都在佛教護法神安插一個寶座。本教的宗教儀式也都全盤接受，但本教要殺生，以血祭天祀神，蓮華生則把這些被殺的生靈改作俑來代替。這樣一來，佛教的西藏化過程，就不會遭受太大的阻力；加上佛教的天堂地獄神話，輪迴果報，四聖諦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緣、十八界等思想體系，實在要比本教的理論架構高明多多，於是外來的佛教逐漸變成了西藏地方性的佛教，信徒也就不再對它感到陌生了。

4. 本教融化於佛教

西元第八世紀中葉以後，西藏佛教有了飛躍的發展，三耶寺（Samyas）——西藏第一座佛寺被建立起來了。著名的印度佛教學者靜命（Zhi-ba-vtsho）大師及十二阿闍黎以正統的佛教儀式剃度僧侶出家，正式建立第一批的僧伽團體。當時選派七名貴族青年，代為第一批出家人，被稱為七覺士（Sad-mi-mi-bdam），亦即七個有覺悟的人。後來又有三十個出家成為僧侶。也會派遣大批青年到印度、尼泊爾，喀什米爾、于闐、中國去學習佛法，並帶回大量的梵文、于闐文、漢文佛經。接着便以三耶寺為重鎮，組織規模宏大，制度嚴密的譯場，譯出大量的佛教經典，也

培養了一批譯經人才，從此佛教就在西藏紮了根。

但本教與佛教的衝突，仍然在持續着明爭暗鬥，從來就沒有停止過，本教也開始改造佛教經典，並宣佈為本教的經典，但為王室所禁止。西元846年朗達磨（Lang-dar-ma）在本教教徒的支持下，向王室奪取政權成功，上台後，立即下令滅佛與本教，開頭以行政命令，繼之以暴力，甚至屠殺佛教僧侶，逼令佛教僧侶還俗，並摧毀佛教寺院。從此以後，兵禍連年，紛爭不已，西藏陷於「黑暗時代」。但佛教的「人生苦海」、「佛性平等」、「解脫」及「極樂世界」等學說，使西藏人民更加心嚮往之。經過「黑暗時代」之後，佛光再度普照，本教在時間的洪流裏，逐漸成為佛教的一個支流，而佛教却已成爲主流，變成了西藏的正統思想。一千多年來，舉凡西藏的文學、歷史、戲劇、建築、美術乃至天文、醫藥等各領域，都受到佛教深刻而廣泛的影響。

三、西藏佛教的初期發展

西藏佛教直到松贊剛普（King Srong-bisang-sgam-po, 569—650）王統治時，才有黎明的曙光出現。他在西藏統一後，會派遣大量使者到印度去，並經由使者之手，娶得尼泊爾公主（Khrican），此公主來藏時並帶來佛像。松贊剛普也向中國朝廷要求成親，而娶得文成公主，文成公主也帶來了佛像，時爲641年。其實早在632年左右，松贊剛普便已派遣一學者端美三菩提（Than-mi-Shambhota）去喀什米爾（Kashmir）研究印度語文。這件事表示松贊剛普已經熟悉喀什米爾是個學習佛教的中心。差不多四年之後，端美三菩提返回藏地。他按照印度文字系統，設計藏文三十個字母。西藏歷史說佛教在松贊剛普統治時便有新的發展，寺院也有所建立，並把佛教當做國教，鼓勵西藏人信仰佛教等。很顯然這些事蹟都是後人爲他歌功頌德的。其實，松贊剛普只是打下了西藏文化的基石，統一國家和引進一些粗淺的藝術和文學罷了。西元710年另一藏王娶得中國金城公主，並帶了一些中國僧侶來到西藏。（未完待續）